





松籌堂集卷之五

吳郡楊 循吉 著

上海顧 從德

校

早

三吳治水碑



大明啟運光造區夏列聖相承莫不則效古皇崇重稼穡之事是致黎民勤耕咸飽以嬉亦以臣工弼相之有其人故水土用乂而歲功成焉蓋國家兼包四海邁唐虞以為域厥今江南數郡雖藐列版圖然高皇帝定鼎金陵實用以為三輔則當時溝洫之法亦詳也已逮至太宗皇帝而經畫益周時則有夏周二公繼理茲土克用浚防以增太

平之業非無所由然也皇上統御元：隆繼述之道仁孝
恭儉思念農作東南之在聖衷蓋自籍田以來朝夕罔懈
粵弘治紀元之七年給事中葉紳病水之弗利貝列以聞
即用其議申命工部侍郎今尚書徐公兼都察院副都御
史來視修治之役則又詔今刑部侍郎前巡撫何公同其
事而得領屬官一人治文書任至重也蓋昔神禹治水揚
州以震澤爲大今三江雖貝輸瀉無所則嚙田漫禾民餒
由是公用是以上德意諷郡縣發疏鑿之士十二萬人俾
行即功則判貝區爲三道而以常蕩北流蘇蕩中流松蕩
南流授界分程顯示所宜環千有餘里扶畚揮鍤二日並
作爬搔不通號令風行而所謂白茅塘者爲之尤力大槩

取推蕩令滔：而已越明年二月功成：有粒食生民之
勞整御大衆之略動而不譁既成弗怨政寬而有制績速
而能堅肅亮惠和彰平遠適皇上嘉褒入朝拜工部尚書
司：奏以分：專治水事而薦前主事姚君領其職後三
年傅君以郎中至于是始謀刻石播盛美乃作斯頌以明
之其辭曰

若稽古初耒耜永興人攬鳥獸以食居罔攸寧延及陶唐
洪水湯：以勤夏王手足胼胝厥害既攘稷乃播百穀民
用阜康然則天立民命莫大於農水土弗率亦罔有成功
考本究始耕鑿在後疎鑿在光明：無逸實著于篇故以
天子居九重克念田野俾作于東茲惟艱哉惟我皇上龍

飛御宇大縱元聖威德具溥兆庶樂戴歡忻鼓舞惟帝心
乾：圖茲萬邦爰閱於南之水式思導江誕發大命冊用
司空夫明后在上則下多股肱而世將建乎非常之業必
有賢臣翼其成以我公肅奉明詔來南經營駟牡是承揚
揚旆旌巡彼阡陌周覽川澤孰深孰流或通或塞乃起徒
衆大致乎厥役衆來不已公曰宜止三月為期毋或病爾
爾田爾利聖皇載於懷庶民聞公勸相盈涯積土成山拔
清如雲灑：汗：脉理無乖皇有明德惟公布之大功並
就聲色不施昔民苦耕之匪易咸於漂流今者來歸莫匪
良疇一畝三石惟水去有溝禾斯有秋衍：婦子不復聚
憂架廬築垣亦買其牛笑語欣：達于四司擁車引襜觀

公出遊懿我徐公胡德之優胡作之勞匪長伊周穰：甫
田犬不夜嗥嗚呼休哉益勞固不逸而勤固不報公進六
卿寵光有耀明良逢兮世雍熙江南稔兮歲無災聖躬兮
萬壽黎民兮二饑統八埏兮咸樂矣可美兮惟茲顧一代
之美績亦魏乎卓矣是故敢陳于頌詩

宋太師鶴山先生文靖魏公祠堂碑

弘治歲己未之夏六月詔祀宋太儒鶴山先生文靖魏公
於蘇先生本蜀之蒲江人蘇得祀者先朝賜第與其墓在
焉於時中順大夫知蘇州府事河南曹侯實承上命卜以
是年秋吉有事於書院惟謹既而以爲先生遭遇明天子
德發揚其道光於無窮德意甚盛不可以弗志乃屬愚俾

書之石愚按先生諱了翁字華父宋慶元五年進士官至
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臨邛郡侯加贈太師進秦國公
其曰鶴先生者著書白鶴峯下學者所共稱也先生學以
忠信篤敬爲工夫踐履既茂用發而弘故能正色立朝則
不附韓史立言垂範而辟經以明所謂有本者如是于是
當宋之季宰相行偽禁法天下莫敢言道學先生以其所
負者起而振之靡然從風士克返正然則程朱以來吾道
嘗中微矣至元先生而又為一始斯文之不墜地實有人
焉不然抑莫知所紀極也由是言之厥初為大而况有懿
德忠節炳乎哉是以皇上發給音稽太常慨焉以列於
禮典而不惜者蓋其報宜然也然先生去世且三百載漸

融燼寒寂寥無聞而思命優隆始自今丁其非直以為君
子私頌而已國家崇賢禮德之大于此為觀而亦世道之
所係也數侯蒞郡以正篤尚名教至是尤以風勵為急加
勅予為故不敢以淺陋辭顛末既具又為樂歌係其後將
請後用之獻爵云其辭曰

奕奕兮新堂壯醴兮苾芳靈風穆兮絳帷揚皇有命兮神
采肅將褒衣兮峨冠有懷兮明德凜正直兮元氣儼靜玄
兮容色擊彼畫鼓兮吹參差蘭煙焚兮桂漿淋漓神其樂
兮匪土之思徘徊國恩兮按雲節而不以倏馳以祐治化
兮萬年為期

宗明平勦海寇紀事碑

明受天命主中國百四十年于茲豐亨豫大寇易蘩芽我
孝宗皇帝既逐北虜修武功遂誅蠻夷之干紀者皆以次
削平矣惟是東南嘯聚尚通天刑則茲不能無申焉蓋蘇
內地也不當有盜賊有屬邑曰崇明實居海中法制不及
恒驕為患往時金璫劇通輩是已以其渠魁既殲餘或寬
而不誅故至于今茲尚弗克靖乃弘治十六年春賊首施
天珮鈕東山焚殺讐家拒官兵據半沙洋為寇亂未幾天
珮身歸庾死明年弟天泰乘潮到太倉西門燒船劫兵既
而亦懼與東山來歸先帝用撫臣魏公紳奏赦其死竄諸
遐其兄天傑當遣不至復與鈕西山煽集寇海上一時有
名字附和者其魁以十數曰沈岳秦綵董官尹克文皆用

父子兄弟相羽翼劫奪四出甚至掠運漕官擢肆無忌憚
事聞朝廷降璽書切責職吏迹捕甚急不能得正德元年
正月鈕東山逃歸賊黨滋盛作軍器號衣出入輿馬張蓋
烏衣為令以舟縱橫其徒至千人恣意殺掠汚良人子
女不可勝數且謀陷其邑及上海城池衛所州縣匿不敢
報郡守林侯世遠獨曰是不加勦絕復何侯亟馳白于巡
撫都御史艾公璞巡按御史曾公大有巡江御史張公吳
備言宜決討狀會議常州皆如議今上皇帝方嗣大寶圖
纂先志討不恭命奏上詔曰可艾曾張三公乃駐吳中調
四府五衛軍壯得二萬人募船得五百艘置軍火器械為
件一十四萬六千五百有奇以屬浙江屯田僉事高公江

備倭都指揮王君憲使督之曰：「以要害其各分布以守毋令賊得便又使備其遠境防奔突我師既集艾公曰姑諭之使再往皆不報賊彌猖獗作虛聲自庇大肆焚掠自嘉定常熟靖江：陰諸縣無不繹騷久之施天常始來歸願縛群盜首領自贖而西山天傑果以岳霑等來獻皆羈之民舍再令州同知周明往招餘黨被留不遣且邀我歸其人頃之乃知出二降賊所為艾公由是怒馳檄取明以還而丁天常等於獄決議進討會上勅亦至于是三公皆詣太倉禡師且申妄殺之禁是年六月六日高公王君帥師出海分三路薄其沙壘日登岸擣其巢穴賊眾奔潰藏匿大縱兵追勦遍南北大洋至于三引四引在時十日賊設

間阻我師：遂西旋艾公及二公議以成心隨至益槁士卒督其復進乃獲施安輩殲東山前後撫致七百六十二名口俘獲四百二十七名顯燒獲船四十九隻獲虎械四千一百四十二件金銀錢珠銅錫綺衣布服米麥等物五萬六千九百一十二觔兩錢文件石越七月十日全師凱歸我無傷焉明日告成於學燕賚有差捷奏上悅賜勅褒獎仍令上諸臣功狀冬十一月賊黨于閩門伏誅徙其妻子遠地是役也經畧處置大抵皆出艾公而曾公紀綱其成其供億則林侯無事不任宣勞為多常守揚侯二和次之而以武進知縣余君濂叅軍事同知丁君哲指揮使張君欽以計誘賊皆有功蓋始事至賊平甫百日詔改半洋

沙為平洋沙添設巡檢司一及禁沙船毋得過上江著為
令僉曰昔高皇帝龍飛時吾蘇實先中原歸附民柔脆奉
法令輸稅受事惟恐後不幸濱海襲為狂愚境土因是污
蟻其君子羞之非我群公侯君相與主張協贊底是大功
則天子必將大加兵于我邦民且震恐死無地由是言之
克清大憝以寧其人國家利賴生民受福焉可誣也乃請
刻石為詩歌垂無窮且示其無良者永為鑒戒毋再罹憲
而以有功官屬列之碑陰其詞曰

聖明建國威制中域豈惟版民要荒咸賓孝考臨朝征伐
四申憐：海人顧狂而信匪無斧鉞閔其來馴卒赦不誅
輕典是因帝德廣大彼冥何知負險怙紂日同島夷海波

滔天操艦若馳謂莫予迫暴掠以嬉絳澳祿下霜刀差：
有忤必剗不遺貨資村落遁逃避命流離列邑咸震訛言
日疑艾公曰嗟惟是當代聞于天子我師乃發魚：我師
來：成下旗揚鈴鳴有舟悉駕指授方畧先塞港汊飛檄
往來靡息晝夜賊懼自揆執黨獻功先聲既致陽許斯從
載招其餘載緩其攻尚念黎元勦下欲容如何變生以勤
艾公：曰爾師文武將吏皇有明詔寇在必刈凡予同事
咸協無異爾其慎殺毋及非戾六月既禡甲寅師行臨送
于滸考鼓揚鈴難以掉謳悠：旆旌賊則有廬或浮海居
既馳水陸並趨遂蒐大洋鬼膠其舟去不可得卒為
我魚紛紜自沉十死一俘始誰為謀俾賊相縛賊有故新

賊有首屬其群既渙厥魁可服七月丁亥振旅凱作公及
曾公在洋眉樂衍：燕飲海霧清廓始時議征衆皆謂難
彼徂海途我不習船浪簸舟歌戰於何安悉主撫致式養
其奸迄乃奏功人寂無言凡茲設也後事先謀裕以寵之
迭用剛柔含容奮發盪乎靡留執司始終二公林侯言公
林侯詔以狀上賞不遺細悉預旌獎赫：元公艾公是長
刻石槁文永播遺響

廬城重修閔王廟碑銘

有序

有侯于昔而王子後者爵由壽亭進號義勇武安其姓閔
氏蜀漢故將軍也以其忠烈之故沒後受命上帝列爲明
神：之得祀者有矣或以恒典制于司土之吏惟王則自

國都達天下莫不有廟而大江以北尤盛由江之北王之
降靈惟廬州府城廟爲之最意者是邦寬平舒遠沃野千
里王時乘風雲而來下不若是不足以容則固其所樂遊
邇今太守西充馬公金初未第時感神于汴途既至廬若
昔所夢縮章之年得奉朝命主司神人顧視廟宇門卑廡
闕禮亭濕下洞窓不施歌傾晦翳非恭敬道既而步自庭
除得致碑知王有輔國殄寇之功還詢衆庶知民有朝夕
必禱之急興作甫議會境遭大荒乃罷其七年爲弘治乙
丑郡始獲稔爰理初志盡取前所謂不足者作之公首以
俸倡民皆樂輸于是侵壤來復新垣大門戶牖設而闔闢
其朽腐去而丹青煥旁宇加翼隆污中宜始事之明年聖

天子紀元正德夏四月功成公率僚屬以牲醴告祠下父老具石請書以志或曰書神之忠則有廟在解禦災捍患則廬未嘗及然則宜何居有縉紳先生曰鬼神惟能錫嘏民從之不然其無解祀乎故是役也公以之報民以之祈祈報不失然後福祿交至而上下同慶請以是書可公曰然僕時方寓廬忝命執筆乃以其事碑之廟中而別詳夢感於其陰系以銘曰

繫昔帝胄欲振炎綱桓桓亭侯王室是襄威帽華夏萬眾刺良辭曹罵孫激烈慷慨雖有古將亦莫敢方元精不淪烟烏若在帝以為英俾職攘害掀髯風馳霄漢罔閑由玄達明王封顯戴馬侯在昔舍乎汴圻夕奠神遘金甲而威

先告不爽果亞群魁既守廬江廟實在竟無德弗報授役井井新廟孔嚴作自馬侯侯之貴徵神啟道周匪驗今茲亨達甫悠何以知然維政之由侯則有政神相其幽永庇廬民垂祀千秋

德清王令去思碑

弘治庚申天子臨御之十三載以風憲起縣令王君於德清其百姓言曰吾邑之德王君也甚去而不書於後何勸乃相與詣予謀刻石以志夫循良之吏在史必書然自卓魯以來寂寥無聞今有之人焉而其民又請敢弗徇之乎謹按君名良臣字汝隣河南陳州人也以癸丑進士第明年來官是邑為里二百三十民尚置訟號稱難治既至

克殫厥心弗懈於位謂職之在乎撫字也故見惡必擊既
後弗追而民易以遷善謂授牧者之不欲於擾也故里胥
不以日候於庭而人用聯逸斯皆政之大者也若夫臨事
之際尤尚惻隱固圉致空虛之美徭役無不均之嘆辜非
大辟按法而已始終在官未嘗殺一人以立威曰恃三尺
以肆虐吾敢爲也欤蓋其廉不矯其通不阿美績屢建聲
實茂著至是應召而去而邑人思之然驗政者不于其來
于其去斷可知也厥有培剋侮欺而弗下之恤一旦遷解
則民方且怨懟譏訕之不暇尚遑思乎哉君在邑修飾黌
宮壇壝皆一新建預備倉鄉賢祠及公廨橋梁與纂志書
功尤卓以其各有紀載故不詳書其勸俗者而系之

詩其詞曰

矯：令君奮起科甲羽儀天朝茂揚英華帝命宰邑于浙
之厓民社以授俾其靖嘉彩綬銅章厥榮實多令君蒞止
祇服明德敬恭弗懈惟愛是宅又土訓農布告條格修爾
恒業毋狃以憲邑氓旒：載趨：皇畀我賢淑 敢弗圖
里閭胥誠修賦輸 弦誦接響懿風舒徐有美興作神墀
泮居庶府咸秩丹碧並塗飾是完邑以蠲後劬明詔既錫
言駕其舫高廊斯升邑士顛仰凡民孔疚惟仁攸託豈弟
不苛遺惠沃若永念撫綏高陟何邈垂光來葉令聞於燦
刻石紀詞敢示無斁

驚川華氏治墳碑銘 有序

無錫之東鄙處士聽竹華翁既老而倦于事以爲人之恒道克終爲大乃作玄立于鄉之陰歲用弘治丙寅月用戊戌召工集徒積土爲山凡高三十尺其袤十倍垣而樹者不與焉內之宅良面坤義於靜安定厥位也外之環田匝墟氣于不渙美厥勢也憑登四望山澤獻奇則有巨湖前橫隱見樹杪東望鸞肫之浸西轟梁鴻之山峙其北偏亦多崇嶺支流來馳交東重挹蓋天閱佳壤以候有德信乎非翁不能有也于是松檜茂植其多千章禽鳥嘯呼疑在深谷由窪致隆倏若神致偉鉅之觀立貽謀之道遠翁之智力斯焉足徵既成之八年翁捐館舍諸子煥等嗣作亭榭修治有加追惟父德攀號痛慕卜以卒之明年十二

月初四日啟壙葬翁于是願請刻石永吉來葉惟翁以顯舊之裔造家提身孝友貞信之道筆于大史其爲是墓也附依祖壠不去里閭非若事占相者窮岩壑而徵福不域不覓昭示儉約非若昧死生者侈幽玄而殄物且鄰塚孤逼迂墉以避勢可芟屏側而弗爲其真仁人哉故得身逝澤存鄉邦懷思體魄之奠宜與茲稱蒸嘗百世繼繩無窮將俾慕其風者是軌是下考行徵誼眎于斯文其辭曰
峨：新墳孰作而崇經營建築實惟華公以華孝顯百行是宗由元宅茲世力於農有偉貽德式副其蒙載拓以大修身及宗相彼中流龜從巫協作之如山成績何捷有流前環後疊爰樹佳木表著封域土岡逶迤有道用贊

亦就架構棟宇秩：齋薦咸備惟堂及室周垣式工神途
孔直梁予石池來用是夜滌銅淪杯于共乃役篤惟靈立
秀淑靜深遐敞適密繞以墟林司者新畀公賜之天玄覽
庶美注挹盈襟惟物有始兆自公理德則遍委其歸在此
既固且安永奠厥居以祐後人福祿爾懷哲乎舊太息咨
吁執筆作銘刻彼貞秩令聞不忘興嗟道隅

水仙大王廟碑

人有曲直必告諸吏至于水火病疾之厄吏無能為神斯
專之神之治人比于吏而其可憑過之何也吏不能昏公
神則無不公者為故人之憑神甚于憑吏寧欺吏不寧欺
神也吾鄉世事水仙大王：建炎天子之所封也有鄉者

之視他神尤貴鄉人有事則告惟大王之神在上魏：而
聽之若受焉者及其歸而或賜之或不賜之又若有分別
者蓋誠有吏職焉然人得賜于神則喜不得賜于神不怒
則神之尊吏不得參焉非其公之至也人焉以若此嗚呼
有良吏或易而去神一而已則吾鄉人其敢不虔矣乎夫
牲醴錢幣所以報也若夫無辭以宣神德神謂人莫知其
公焉故碑

惠山十賢堂碑銘 有序

賢者將以軌物必祀以觀禮也矧乎名山懿舉何代無人
先詳後略君子病諸此惠祠所以益三為十而弗容已者
有以也夫蓋常之邑五錫為大錫之山惠為秀：而適郭

實多考槃是故俎豆之設厥有舊典曰宋司徒長史湛唐尚書左僕射李及桑苧翁陸此三君者咸以高踪賁于山泉其南面列食有年矣自是以降蔑焉無聞豈哲人之生獨嗇于後乎哉無亦缺而弗修也于是今戶部侍郎邵公國賢往歲築室山中既率同志疏濬浚廟忠定乃以餘力相與撤故屋之弊迺按往牒而稽考又得表：宜祀者七人焉在宋曰無錫令焦國史編修秦禮部尚書謚文簡尤御史裏行錢在元曰雲林子倪在國朝曰義士張中書舍人王合前後為十賢廣厥堂構肖像在中議以歲之二仲合群縉紳行祀事而推其乙人為獻凡所躋升皆昔之名鉅游處是山與其葬焉者也不然雖賢弗列禮固有相沿

者坎工始于正德庚午春越明年落成凡風俗之厚必以化：有默行視政為速則惟賢是賴表章崇祀其機也繫此諸賢或奮庸帝載既公既卿或盤桓澗阿亦隱亦文以至惠牧義勇互舉間出莫不同萃一堂師我錫士是雖邦邑之志非公其孰能興之猗歟盛哉敢刻茲銘其詞曰坎：擊鼓新堂之下我祀我歌思古賢者俎豆既崇金石是寫陟彼有儀以聲大雅厥賢維何伊錫衣冠異代同流隱顯具完道不一足式賁林巒廟貌爰陳爍此衆觀昔也攸祀三鼎孔寂今也亦祀十像斯覲有泉如冰下遶庭城言釀旨酒載酌啓幕靈風洋：神降春秋孰司獻登鄉板其尤邵公作之龜筮協謀懋哉邦人無忽前修

定海縣儒學教諭致仕真愚王先生壽藏碑銘

弘治甲子之歲真愚王先生解官歸自定海于崑山之里第益為園亭延賞賓友用吟咏過從為樂明年予謁先生款留彌日酒間指其二子掀髯謂予曰向來事未足今願畢矣又何求又曰吾家有田數頃足供伏臘費度書可讀不假朋知山水堪往來釣遊以是自老宜無望于世也惟一事掛吾抱迄今十餘年子嘗諾我而言未終踐盍為我成之予起請卒教先生乃舉壽藏為囑且曰我先塋在本邑馬鞍山之原成化間室氏沒葬于穆兆竊以為無不死者乃即其右預營窆焉他日吾將藏諸是毋累後人歲月倏忽顛毛種以銘俟子久矣尚可緩乎予曰唯先

生之平生惟予知為最深銘非予莫宜然古不預事死生壽夭以道守之惟莊周輩出始放情形骸之表以生為贅死為休而後世襲之以曠達者由是司空圖實作生壙而陶杜有生挽生誌三子者皆賢人其所為若是殆必有特然之見欤然予觀乎世之人莫不決性命以饜富貴至視死期若罔聞知彼固不可責以道有稍道以非經之說如前云者亦宜少掾奈何先生不為賢哉謹按先生姓王氏名廷綱字成憲後以字行真愚乎其號也先世宋左朝請大夫彥光之裔曾祖子敬贈監察御史祖英歷官至陝西按察使公定不仕早世先生年十九而孤性穎悟誦習輒不忘間從師授書治進士業駁有名起輩行中視科第

直唾手可取而已四廛棘園率點額弗售乃取筆札畫燭
之曰命矣夫吾弗事此矣乃拂衣棄場屋遊京師為人素
恭謹識大體公卿多折節與之交故太保劉公遣子從之
游甚加敬禮久之以明經應詔試于吏部中格選教駙馬
樊都尉塾授訓導居府中敏而達事慎而有禮主賓相得
歡甚諮詢延按踰他士百倍而一時館閣大臣亦多引置
門下為客日駕僮騎從有文者游賦事故輒攀先生先生
官雖不達人尊禮之如顯人嘗一歸展墓撫臣三原王公
臨其里者二邑以為榮客樊九載考最相知者爭欲薦留
任于京懇以母老辭遂拜秀水縣儒學教諭秀水去家才
三百里先生始至諸生以鄉近肆慢易既而布約束持廉

隅事必蹈禮法士乃大服稱賢終任無敢譁蓋僅五稔而
以丁內艱歸起復除定海設施視前加密益愛士嚴學規
雖大寒暑不懈士始不樂久亦大服至于教人諄：惠其
貧而弗取脯修則兩邑皆然于是先生官定海又幾四載
資且滿當赴銓有陞除矣遷移文上官乞致其事士人相
與阻留不可乃得請歸先生詩清和有格善楷行書：札
流洒下筆皆文章得人詞翰珍襲尤甚性不飲而雅好客
所設精馥美醞無寒腐風為人多材譖圓轉不膠故人：
樂與之合然其中實能謹辨黑白趨避較然切至初時方
徘徊托迹靡有所中貴人矣赫用事求師迹及先生先生
卻之時又傳奉方行或欲引與俱竟弗往先生本良吏材

假令他人客游無聊其置身未有能擇者卒之甘就儒官以素業終身銘槩佔畢固其所志而乃勤於修職則見夫義命之不可強而姑安焉其推移變化顧非負超人之智者疇克爾耶故當遷而求罷未老而營穴皆與此類吾知知先生者獨我而已矣先世自按察使後故廬日漸傾圮至先生且大加構焉而名其堂曰繼志其道義之自立與其才之有為皆可概見也前娶張氏生男二人長端生次蛇兒女二人長贅許襄次許嫁文徵明或夭或卒皆無存者繼娶劉氏生男一人于石太醫院御醫娶刑部主事周以發女：一適太學生顧文徵會庶出聘定海知縣張養民女以正德四年十月十六日立石墓左刻予銘其上時

年六十八矣銘曰
是身如雲棲泊不一或群鳳與翔或橫經是屈悠：往來天地旅室返而田廬宜若可以休乎而亦非其蟄也惟是樂立于崑之岡青山四抱乃真我太漠之鄉是故歌于斯遊于斯後千百年藏于斯彭觴咸盡理不宜歸乎歸會定期聊上山兮擷吾紫芝

禮曹郎楊君生壙碑

堪輿上下元：處中是生萬物予得為人其所居距大海十舍許蓋宇內東南之陋夫也今則素餐于世八十五年行將奄歸玄宅返乎太初相彼廬右有立焉我之永歸庶幾在是恐一旦先朝露無人紀述乃自為文琢石而鐫之

君姓楊氏名循吉字君謙于望弘農郡周宣王子楊戾之後漢太尉震之遠裔也唐丞相綰清德著聞宋學士億文辭蓋世至于國朝三內閣文貞敏定名彰華夏門閥盛矣君世家崑山元末雲擾來居吳城西市坊高祖子中性忠勇策名府戰死妣陶守節娶居洪武中內選為庭姥供職事末年放歸今先塋首穴配葬衣冠者是已陶生子五人曾祖考居長以富民填實京師供億有年仲氏高閨尤富屢屋跨里叔亦眉壽從居同稱淑士最幼二季由母故得官御用少監及神樂觀提點雖非顯榮亦不下賤考府君封承德郎母劉封安人安人之兄擢解元于正統間官至三品揚業儒自此始君少習易弱冠登科又七年憲

祖御大成化甲辰科幸叨黃榜擢拜儀曹為京官末職幘簡青袍入叅朔望荷人生之極榮弘治初逮事孝廟時五王冊封備員執事獲從堂官拜華蓋殿得觀龍顏事竣賜宴直房并賞羅綺福薄命蹇痞癖內攻日食米止三合恐曠職致尤上奏乞換校官不果遂乞歸蒙恩准放次年馳封典下郡諸侯具彩輿迎賜二親冀報劬勞之萬一矣自惟受官無補己未歲清寧宮災下詔求直言不揣應詔上疏請復建文君尊號以禮文事分所當言用是塞責帝衷欲允大宗伯以為事體重大弗敢覆存為文案傳聞收入太史氏未知然否既而謹厚大臣遠貽如瓶之戒一向守嘿性偶好書結廬天峯院折松枝為籌課麟葩經稍通句

傍涉子史百家又及千卷時或歸省從郡使君游或為文章吐言亦未名家正德初嚴慈既歿寢苦先隴傾貲修築糜千金改畢大事每歲率持齋誦經一百日不出以報如此十三年庚辰歲武宗在南都蒙呼試樂府三次扈駕九易冥筮告歸是冬復取如京墓辭趨命歲齋不廢明年夏南歸別築室支硎山下修葺舊園名雲峯廣要檢書既多稍諳典故然以筆耕度日不作生業有附郭田百畝悉賣不存如此又十年皇上龍飛嘉靖十五年田野間樂聞盛事時則恭逢九廟肇興上頌文一篇蒙頒史館簿表葵藿之敬諒無補益也外華陽求嗣齋儀十卷同進亦蒙嘉納金枝應禱慶洽普天而有日精射雉之祥屢見于室竒

哉山農共覩非敢妄道是年冬自西山還歸故村埋頭隱伏終日惟與古聖賢相對輪蹄斷迹亦不尤人自是年益老耳矐目昏龍腫彊步起拜必俛扶自知去死不遠昔李白一子遠遊不歸不幸類之君配趙生子二一從北上惑僕遨外未歸一喪京口舟中今停柩在殯所庶生二胤尚幼頗賴應門不得肆學書無紹焉有墳自築前溪後城亦足偃卧文集方斟酌未成書三四種有完有未完愧無寸長不欲勞他人之筆所貴以自述為不誣故撰其碑云爾
誄曰

上古人淳壽常百許今茲耄年久寄逆旅歸休何時宜有告語凡人之生口體為主如何到予無一克舉彼炫文繡

彼富倉箱我乏朝黍靜言思之不乃自取有官不作身日
卑無財可悅親益離古之高行豈汝能追弗蒙其享但招
寒饑原憲長貧李廣數奇命也奈何莫為而為抑別有道
非時所知景公千駟民稱伯夷念昔辭官常虞早萎豈意
還存雪鬢霜髭一壽僥倖他從缺遺人之墓也期千百年
我則不必其然亦不必其不然掩骸之後悉付於天畊犁
表樹皆非已專常存不化惟有神仙廣成千歲亦隨雲烟
不化還尊日增萬千宇宙雖大莫能克填三山六水一分
之田穀少人多將何具饘乃生變化陰陽互遷前除後續
世以相沿大鈞制則不足深憐古多達士裸葬未虔從容
自祭靖節為賢有書方編有文未鐫無非糟粕不希流傳

且夫生也憂死則否遠耻辱平仇讐為苦千辛一筆都勾
以還造物與鴻蒙遊錫汝長眠草綠仍秋所以供我惟此
樂立自古有死聖謨垂休曾啓手足完軀是謀老佛徒誇
切利瀛洲纏綿不了又起一頭大哉簡要儒家者流時來
委順至死彌收舉此玉符更不他求重負國恩涓埃靡酬
亦負罔極自同蜉蝣嗚呼傷哉嗟斯人之在世無一日得
志遭謬履危人百遐棄夫亦何愆生不富貴終當舉手永
謝塵世陳辭既舉請刻以記過者來觀莫厭辭費

松籌堂集卷之六
明故中順大夫温州府知府文公墓誌銘
吳郡楊循吉所著
上海顧從德校

松籌堂集卷之六

吳郡楊循吉所著

上海顧從德校

墓誌銘

明故中順大夫温州府知府文公墓誌銘

弘治丁巳冬十一月上起南京太僕寺丞文公於家以為
温州府知府公抵廟堂書力辭不果從遂以單舟赴任至
之日首釋繫徒千人民大悅既而以法約豪強咸遭於令
施設詳明惠洽黎庶尊禮耆德風以丕厚明年夏六月己
未卒于官年五十五凡遺所著文章總三十卷奏議三卷
瑯玕漫抄一卷嗚呼惜哉公諱林字宗儒其先衡山人相

傳以為宋丞相信公之族高祖俊卿元末鎮遠大將軍湖
廣管軍都元帥假金虎符鎮武昌曾從祖定遠從高皇帝
平偽漢賜名天龍功授徐州衛左所副千戶曾祖定璉散
騎舍人始徙浙西祖惠遂居長洲不仕父洪易州深水教
諭贈太僕寺丞公舉成化壬辰進士試令永嘉即有擊強
名調博平以其邑小更用簡治蒙恩召為南京太僕寺丞
七歲父弛振而綱之屬吏尊奉如法官又撰馬策二篇以
獻時嘉其職尋移疾歸家而溫人思之不忘朝廷遂以為
守公乘宿望往牧故民聲震東土為之立族以教化為
先設法止訟禁民毋得溺女而前後所毀淫祠殆盡在任
前後凡上七疏皆賦役章成不可已之事猶以為道有所

沮耻唯諾徇故常將圖潛逸人輒知之閉其城不得行
歿家人扣榻請遺命大言曰我男子死即死耳復何言人
謂正直精爽臨終不撓稱其平生云公配祁氏繼吳氏皆
安人子男三人奎璧室奎卜以卒之年十二月丙申葬梅
灣之原以予既親而知遂來請銘之曰

烈：文公信國是承克肖剛大厥氣孔盈包絡洙泗知權
守經忠慙自許允惟邦公才既優仍篤政理連宰二邑
咸肅風紀司民之牧衡秉繩履庸靖乃人納於仁軌帝寵
休嘉式還之朝俾職鹿圍國武光昭司馬日賢拜疏以薦
舍旃來歸處晦用晏在易之遊其道元吉諷人謳思僉冀
公出天子有命往恢胡績德風載揚爰徵治實赫焉方隆

故殞之亟有墓于梅來旒翻：畊既有田斯菲其旋何以
世之垂光永延刻銘茲石用質幽玄

明故漕運叅將兼守淮安昭勇將軍錦衣衛都指揮
僉事周君墓誌銘

國家建兆北京控制天下而以東南備供億是故開府於
淮以董漕師而近之副戎而理者稱周君焉公諱瓚字朝
獻先世江都人也高祖鏞以元平章鎮撫歸於我聖朝授
百戶曾祖玉始拜大河衛指揮僉事祖鑾伯父景皆世襲
並贈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君以後伯父得襲官初掌造
軍器有能名舉總本衛運糧時船少軍困負逋累萬特以
廉修矯其幣宿貸一清成化間山陝河南三省饑都府使

部粟十萬往賑之既竣巡撫敏總兵王信以君薦詔可
以為把總管領淮安等八衛運糧隨進署都指揮僉事弘
治五年又遇詔恩實授自是所統士益衆惠澤加廣名日
以張會淮閩闕貳僉以君可任八年春正月勅充漕運叅
將兼守淮安明年秋援例轉錦衣衛帶俸公清望素著既
登大府雅為元戎所重事有當言從容贊翼然而外示恂
恂謙冲而已故事叅將常督運居外歲往還輒萬里又徐
呂三洪水涸君躬導心源以運用是得疾乃上疏乞休致
不允明年又力疾至江南督運五月還淮疏再上不得報
竟以十四年四月九日卒距其生正統乙丑八月二十一
日享年五十有七嗣子正將卜以是年七月一日葬石橋

之原使來請銘君配金氏封淑人把總金啟來女子男二人長郎正淮安府學武生次中孫男二人夢鶴夢龍君天性謙恭好學愛人而能交事伯母太淑人既沒哭甚哀負土封墓視親子無別撫遇士卒有恩嘗市善藥療其病或死則為斂而歸之而尤務掩人過使知自改一時莫不以為長厚而稱之余初舉進士過淮即與君游雅知君廉忠其後君官漸顯而素操不改如一日是可以無愧乎副戎之貴者矣歿固宜銘之曰

聖明建國德際四域來貢來輸有粟載塗者萬艘由彼漕渠潭淮府乃握其樞既立之師必有副貳俱簡帝心孰曰其易周侯洵美宿聞于運執德崇儉士以甦困匪直積勞實著嘉問叅戎爰陟雄畧彌振音饋閩陝刺棹河流繼灌呂梁泉源是求勤瘁罔懈念國思訓往迈道路萬里歲周堂師閫克宣嘉謀侯病不起士庶悲悼仁人永淪奔走相弔有功不刊有墓永存嗟爾翁仲謹護其垣列銘昭德與石同堅

明故行取推官華公墓誌銘

弘治歲庚申進士同年華武承以杭州府推官奉詔取至京師是歲冬十月二日未擢官卒後三年孤男遊卜以正月八日奉柩葬錫邑琅之新塋以銘請於余與君初釋褐即同試政工部又同有事于外相與聯舟涉江知頗稔其後別去聞君銳志宦業名聲日新既得召且謂顯用

而訃聞矣吾尚思銘之耶君諱烈別號東窗南齋孝子寶
之後世居邑之埃陽父曰原謙善詩通醫娶於李實生君
君夙以成化甲午領鄉薦甲辰登進士第使於河南三造
王墳皆有績還朝授廣州府推官未上以父憂歸服除改
建昌方考滿又以母憂改杭州自補外至行取遭迴不振
越十有五年矣其任而久：而起皆未有如君者君兩歷
為刑官率號廉明而於抗尤著風力一時巡按御史皆以
其賢敷奏旌異用風示四方以為勸而其被召集都下咸
謂君必居憲府已而遽卒知君者不能無惜焉君春秋四
十有七先配司馬氏先卒生男三人游浴潤潤亦先卒女
三人許嫁於鄒某楊某張某繼配吳氏生男一人朝恩君

簡訥不華其居官敢任事志所欲行無須惜必達而後已嘗
以起復時銓於吏部會大比試天下士一為收掌試卷官
其在江西又受委造王府在浙江以憲院差清隱稅數十
萬皆不在職內而悉以勞著要其所存若此則理有不可
知者是以銘以慰之於幽焉銘曰

嗟：華君吾榜良吏顯階方陟有詔恭被胡喪於成遽爾
長逝孰成孰奪莫質玄昧嗟：華君臯夔亦賢顏冉亦賢
君也其間此取彼捐一官三易憂酷仍纏嗟：華君歸其
山阿偃枕高眠返於大化松風淒：白雲實多莊生有言
至樂靡他嗟：華君其如命何銘以昭之令名不磨

明故丹丘先生姚公墓誌銘

公姓姚氏諱綬字公綬浙西嘉善人也天順末第進士拜
監察御史成化初元尋出知永寧縣解官歸所居在大雲
里東逸水竹作室曰丹丘嘯咏其中自稱丹丘先生大抵
多取老莊神仙之說以自况又作滄江虹月之舟遊泛吳
越間甚適弘治八年四月十日卒於家年七十三公少有
才名攻古文辭弱冠始業舉子遂取科第以至為御史政
能多出人右嘗奉勅巡鹽兩淮鈎剔積弊幾盡勢人喘
弗敢漁利布令張體務以激揚為事淮饑曰吾御史宜無
所不可行畫策賑濟多民復巡撫三山林熙敏公奇之具
以聞朝廷特降璽書俾終厥事未幾被言而有永寧之命
遂弗復思仕矣公善書法鍾王勁婉后妙詩賦暢茂皆有

法畫初水墨後遂進學唐品得古意或所謂滄江虹月者
出遊粉窗翠幕擁僮奴自奉脩極珍養設香茗皆世所鮮
有或命彈絲吹竹燕笑彌日人望之飄然有霞外心家
設亭館稱是客多就之初號穀庵又號雲東子蘭臺逸史
天田老農上清仙史懶仙、癡紫霞碧月翁並著聞人間
而丹丘先生稱尤顯所著有天易天人合旨十卷詩文集
三十卷姚氏在宋本汴人南渡徙餘姚再徙今邑在前元
元祐時有仕為大使者蓋舊族曾大父瞻雲大父隱庵父
松雲皆不仕公配弘氏生旬前鴻臚寺序班一女菊芳適
張訓繼潘氏生旦嘉興府學生孫男蓆亦府學生次芹次
葵次芷孫女寄奴雪英西英淑申淑酉曾孫男昌齡昌陽

木等堂集卷六
余辱公引為忘年交旬以是來請曰先人有言願得子之
銘今卜日矣在弘治十一年正月之朔胥山之陽墓也先
世皆葬是敢以請或言公好道家言公臨終猶賦詠懷之
詩此豈恒化者直亦寓耳其東南之威鳳歟銘曰
明興運昌文士交鳴懿茲 陸有公特生蘊臆維富宣詞
乃鏗鳳皇喈：儀于治平才難自古莫不願有孰知有之
適成忌藪當塞乃通弗履其咎其通伊何躓以援靜放乎
山林貴得所便屏處非遺皇仁賚全作為歌詩列於管絃
禪化成風公乃為賢才生有係匪嫉能棄玉湧珠流式彰
國麗矧恬以高亦廉於吏佳城峨：爰奉以瘞：弗名俱
永耀其裔

故柳州府通判桑公墓誌銘

吳郡思玄先生桑公少好詞賦師司馬相如揚雄以其長
擅名一時至為他文章皆本是凡為集 卷既而力探群
經自易春秋周禮皆有義釋文數十卷合二家總二十餘
萬言弘治癸亥六月四日以柳州府通判卒於故邑常熟
之寓館年五十七邑令計君柳進士也盡發其書觀之歎
曰懿哉斯可謂博大之儒矣為具歛加厚其將葬也從弟
鄉貢進士翹以遺言請銘於我嗚呼先生之道裕而能容
介而不群克其辨可美於將使極其用宜大於匡國胡獨
以一技名耶先生諱悅字民懌其先有舉齋公者仕元為
都水庸田使司副使六世呈廷貢塔穿山周氏生先生年

十九領鄉薦累試吏部不第負才游京師無所屈下竟以
乙榜坐例授泰和訓導三為考官皆大省號能得士秩滿
冢宰三原公方執政將薦用之不果以資拜長沙府通判
又以催科無績調柳州府柳邊民雜居多竊發先生出入
賊巢穴示以恩信來附者萬家

柳人至為繪像以祀然由是名
聞於會府因得召致幕下用事有賓師之隆謀畫之柄道
方行會父喪歸遂不起以至於歿蓋先生之設施可見者
若是先是未卒之前一月友人薛大章夢見先生乘高車
蓋旌幢擁入玄冥云與屈子遨遊已而果卒說者謂先生
躬萃元精以神明其心志又不大於事業以有蓄焉一旦

而死其不遂：為常鬼亦明矣夢所始將然乎先生配
章氏故贈都御史孟端之女子男一人阜先卒女二人長
適吳樟文恪四世孫次適歸應祥蘇州衛援例指揮僉事
應祥男孫男二人內曰接外曰溥皆嗣阜為後幼未克立
夫人實主喪事先生先世皆葬故邑虞山今以十月十六
日葬湄溪之原從其先府君兆禮也在太倉州北四十里
與穿山三里而近先屬邑今屬州故先生又為州人銘
曰

有才不售澤不大施滇粵縱奇以昌厥詞休：三原非不
已知疏直以交始字中遺黃髮齡耆世所為壽賢者不然
道德之富鬣彼兩童亦既樹後祭祀克紹在禮不謬歸終

於寓邑令是主邊葬眉原爰附父母遺書滿家蠟珠琳琅
聲光若新不腐以止百世有考尚于銘章

明故大理寺副東橋先生李君墓誌銘

往年余再官禮曹居京師大理評事嘉魚李君實為之友
君清介絕俗不屑事：與人言未嘗不期於將退予別君
歸之三年君果遽以病謝官去時其弟鄉貢進士世卿方
築釣臺於黃公之山而不出遂從居焉君歿既葬未有銘
世卿求君之遊於門者吏部侍郎王公將為之銘公在疚
以屬予敢書其一二大者以為叙而後銘君諱承芳字茂
卿五世祖遠無繹史曾祖真仕洪武中為四川鹽課大使
祖善 縣教諭皆贈都察院副都御史父阜贈大理寺評

事君自幼穎敏強於學出言論即侃 驚人其後通經史
泛及百家為文章典贍有法遂知名荆楚間年三十有七
領鄉薦四十一登進士第既授官素貧無解衣良馬儉約
如儒生時性高傭不喜羈束旦日入寺習唯諾趨走退據
案執筆署銜尾還却破屋寒冽煮蔬飯糲或出逐人事無
少休用是無一日快意其歸計遂決嘗謂予曰吾得俸錢
足三十緡可津而南矣居三年陞副於右寺志乃老就下
君平生讀經書每謂聖言簡大後世訓誥繁支牽合不繫
於道：由是益翳遂奮然著論斥其非往：見於述作間
聞者群訶眾詆至大罵君不為改惟一二好古者信其言
以為然：君以是取譏亦以是自立真有志力人也歸五

年屢空兄弟相對心為弘治壬戌五月二十二日君卒
年五十三前配孺人石氏生男二人長曰肇次曰蔡女三
人壻曾思進周夔袁褒後配嚴氏一男曰瑗世卿以卒之
年臘月葬君於蒲圻烏石湖之旁明年始克治銘事將啟
其前而納焉葬速不得備物權於禮也君天性孝友與人
交尤篤信義其論治道以教化為本立論高古非拘拘者
而世卿蹈奇節尤甚至是實以其二子來其名曰李整李
教蓋浮江千里其一家之樹誼若此銘曰
可尚也已繫斯人之賢兮既顯兮維時治平有立而掩兮
吁嗟先生

明故封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中嚴公墓誌銘

正德元年六月吉守嚴君道卿以既之命歸自南曹省厥
考郎中公於包山之第比行而公俄以是秋卒明年卜地
得興福山之原先事奉郡士王秉之狀來請銘秉之於嚴
為通家其言信且予誼斯文弗敢辭按狀公諱文瑛字廷
別稱陶然翁其先世為是山右族嘗以園林資產雄一
時大父肅在永樂中以善書推澤為邑掾居鄉專務行義
排難多陰德有神告之辭以為顯在孫生處士世傑娶于
賀氏生公實應之公性質樸有長者風平生未嘗盛怒以
少孤每祭必流涕與諸弟分財輒取人笑其痴公曰顧
吾所得孰多耶嘗出索逋值其家方食恐其不樂不下咽
及門而返道卿惟有所受故為法官而以獄著名蓋仁

恕相授其來非一世矣公初蒙恩封奉政大夫浙江司郎中以九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七配金氏初封安人進宜人子男三人長經即道卿弟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南京刑部主事員外郎中陞吉安府知府未上守制娶黃繼陸贈封俱宜人次綸娶朱次紳娶鈕女二人長適韓庚次適葉耀孫男七人滂濤淳瀟濡激冲公平生有飲量好賓客醉輒忘懷故以為號殆有托焉者晚亦覆壘弗復進善乎秉之云公行已類讀書不仕而能澤物名不藉俗聲豈非深知公者哉吾無以有云矣蓋葬用冬十二月十六日而予為之銘曰

業以世傳惟仁是先惟耕而年沃我室田嗟曰封君厥德

孔淵德也固沛爰發之子式昭耿光凡謂其死有丘筮從法葬攸止百千斯年永藏於此

故義授散官通許韓公墓誌銘

弘治十七年歲在甲子十月通許韓公諱佺字時真卒於家孤暹方任蘇州府通判訃至為位哭他日踵予廬乞銘其言曰先子為人誠信質朴無他長幼侍大父於官以淳謹見器愛其後家居治生業應答嫺賓率有條紀其交財未嘗負人一錢見宗黨匱乏者必思調之奈何處田廬無所表見惟是孝友不欺以盡其分而已矣吾家先塋在邑東鄉冢位既盈不可葬是歸也將重卜焉願為之銘庶慰存歿予惟韓君始以已酉鄉薦起家武邑教諭秩滿超擢

今官益承乎公者有素矣及是之請飾禮以文致孝於終
其得無銘乎按狀公考諱毅永樂中以楷書供奉內閣有
勞官至叅議公既不仕嘗囑君曰吾輩兄弟八人皆不克
繼先志爾不讀書將與我同于世何輕重耶用是竟以科
名顯在武邑也就養十年倅蘇之日患老不復同至會奉
詔恩得輸粟服冠帶君捐俸金為公輸納得部劄一道致
之公：辭曰吾以幅巾預鄉飲拜上賜足矣敢重叨乎遂
韜不服然其名猶散官云公享年六十有八娶李氏子男
一人即暹女五人適郭文淵張越張干木孫男四人如芝
如蘭如松如栢不書葬地與日者先銘而後圖葬也銘
曰

有顯其考有振其子中處不仕遵門於軌欣：祿養亦
既有年秩：鄉飲尚齒尊德隱無著功惟里之範考終
獲正在人奚嘆逝而有歸我銘是撰淑行不磨幽光永
燦

故盛朝臣墓誌銘

盛氏蘇望族也朝臣諱瓘宋叅知政事度十七世孫高
祖建國初徵士曾祖啟東御醫祖必父昕御醫有寵文
皇朝有子十一人必居行三與其群從家金閭一再傳
無帝干指率負門第自豪朝臣獨謙讓折節讀場屋書
書皆瀾翻成誦又善講解舉一題輒引數說無弗通稍
長進遊郡膠意科第可立取未幾值怨者謔之提學擯

而歸時其子今武昌府同知斯徵方數歲顧謂之曰是
不足代我耶遂力教之弘治癸丑斯徵果登進士第拜
官水曹父以坐公事謫丞滇南累遷今官朝臣處其間
不驕不戚始則布衣徒步如平時既而與親賓集必極
歡夷險一致人莫測其量可謂有德君子矣正德元年
斯徵將請恩封朝臣朝臣俄以是歲九月八日病卒于
家年五十有三其明年斯徵卜冬十一月日奉柩葬薦
福山之原來請銘按盛之先本汴人文肅叅政生集賢
校理申甫申甫生知宿州仲南仲南再世生司諫瑄
生平江通判岫則居吳之始也朝臣遇父母疾能憂持
喪能禮人有急難有過失能赴能訖皆人所難且輕財

重義有給五十金去不償分毫憐其貧竟折券免之其事
抑有足書者配胡氏安定之後先卒繼配蘇氏子男四人
長應期即斯徵次應望府學生次應龍應鼎女四人其三
有歸長適湯伊次適沈岳吳江縣學生次許顧綸孫男
三人楷模校女一人許長洲縣學生陸聚予幼與朝臣同
里塾故知其材至是又得之皇甫員外狀為詳合而叙之
系以銘曰

洵美朝臣負志弗施以淑厥後俾勸明時山則有林士則
有德岩薦福維子住宅百世長存其考茲刻

故葦庵王隱君墓誌銘

隱君姓王氏諱錡字元禹家于長洲荻溪之鄉世以力田

為業隱君生六歲而孤穎悟絕人劉草窗一見妻以女既而稍長從儒先遊通尚書春秋兩經以為遠遊不可以寧親也故誓隱以絕仕從隱不可以超俗也故博覽以有作濟俗不可以無養也故勤生以自殖於是出則秉耒耜而歸讀其書人生之大務咸集焉隱君天性孝友事母膝下以善養聞凡嫁孤姊妹二人婚弟之遺孤三人其仁藹如也為人軒豁爽朗善謀慮策事必中禦侮必克三燔其居而三復之雅善堂構備於禮位廩有餘粟魚鳧充盈賓至相與持觴談笑不醉不已家居率以是為歡樂而無求乎人深尚止足篤於退藏而當世之務益練益擇地而履不沾于危事當任之當涵之執養生之機低昂權衡以

就世故務適於全而後已厥道不施弘治己未十月之晦竟終湖濱年六十八悲夫易名康孝者表實行也所著書曰寓圃雜記十卷諸史補遺夢餘錄樂府歌律雜著又通十卷文詞清贍有理致子男二人涑汶涑娶劉僉事廷美女汶蘇州府學生娶郭氏女六人適某孫男二人典聘無錫華主事濟女圖聘吏部侍郎吳公姪奕之女涑等卜以卒之又明年葬麗澤原新塋遂來徵銘且曰治命則然余誠辱知隱君不敢辭銘曰

有斐君子實惟先生仕既有涂明者兩經遜而不違退處躬畊抱道修辭恬於利榮生有懿德歿宜祭社節惠爰加乃取其大昔邵在洛世歆其康若今之康道存孰忘樂以

怡：眉壽徜徉昔徐在沛人尊其孝若今之孝允踐實蹈
甘旨奉慈先哲是肖玄堂既治太史碑之煌：元老筆能
輝之我銘於石以志歲月厥詞無愧永載幽穴

明故奉直大夫莒州知州楊君墓誌銘

昔成化中南畿士集誠於京府擢百三十五人予與故知
州楊君實同榜後十年改元弘治弘治癸丑楊君拜莒州
知州莒在山東之南鄙余嘗道焉水土深厚多長岡大坂
其民好力而健訟號稱難治君既往牧其邦求師於古得
莒宰卜氏法其所為政尚寬大民用大悅當是時州罹飢
荒且多黑青數驚恐招徠撫摩流亡盡復妖亦尋滅佗日
又遭旱蝗禱而得風雨撲殪之免於父父之年穀順登州

以無事於是內新卜詞建賢：堂作志書以致其文外修
城垣執劇賊李花以申其武二道兼濟神人以和在州六
年會不合者以媒蘖求君：不辨遂棄官歸歲乙丑夏五
月二十七日君卒年五十六又明年正德紀元之二年歲
在丁卯三月三日其孤似等以君葬虞山湖村之原先期
持鄉進士桑民起伏來請銘君諱航字弘載常熟人也父
集進士安州知州母李氏為人詳雅重默好學善文詞自
居太學即上疏言水利益有志者又嘗袖其所著書示余
余心竒之及為州繼其父官又父子皆以詩顯用人益嘆
其榮不幸不究厥施以死惟餘鳴臯集易解文祖標格韵
史等書見志哀哉君正室湯氏側室有出者徐氏梁氏湯

父未有子君取弟莫之季子以為冢嗣名之曰似娶錢既而徐生今邑庠生儀娶徐梁生仲聘章湯生女二人適周聲沈堯臣孫女一幼銘曰

維莒古國實書魯史一命大夫爵是君子蘭委何傷道存則光有固者藏虞山之陽宜爾子孫奕世其昌

故常州府學生陸君墓誌銘

君諱含章字以貞常之武進人也少修進士業居郡膠為經生通尚書撰為程文精雋有法遂以其名聞乎人故考尊公用經緯舊臣居朝托之家克靜而理得嗣承之道大抵侗儻負奇氣嘗欲蹈古名偉士所為兩試場屋不第志益勤弘治乙卯公以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卒

於京師詔贈禮部右侍郎以推恩當官一子公子七人君居嫡長讓其弟朝廷義而從之及公喪歸三年不御酒肉哀毀骨立而猶力於禮弔者憫嘆莫不曰孝哉斯人蓋葬畢而卒焉春秋三十有四公卒之又明年丁巳二月四日也沂其先世由尊公而上為戶部郎中諱愷其大父又上為南樂教諭諱淵其曾大父而尊公諱簡夫人贈宜人池氏初君娶於秦為福建右布政使秦公夔之女子男一人曰弘道歲在己未十二月十有七日季父鄉貢進士節將率其孤葬君於先塋乃自為狀來請銘稱其孝義之大宜列不朽又叙君在時風儀玉立與客談多玄遠聞世有貪鄙詭隨之行輒吐罵不欲見而余因慕而賢其人不可不

銘曰

嗚呼陸子裕於德儉於數彼不肖而壽斯亦終腐嗟子之
藏百世所護我銘匪文於以永附

故明劉文學墓誌銘

劉君諱嘉緒字協中吳知名士也考諱昌為世大儒著書
甚富位廣東左叅政祖考諱敬封虞衡主事祖妣計氏封
安人皆年八十餘終即我外大父母是已善隆德厚茂異
生為舅氏始苦無子在河南禱而得君母李氏君靈質天
稟風如玉年數歲據小几習書儼然成文又選古詩模其
格律皆有妙悟舅平生積書充棟歿時君才十五學彌篤
為文滾：千百言不竭詩亦思致清遠雋味有餘嘗著甲

范墓文意甚高古而用字堅竒讀者或棘啄不能通及和
予遊山詩平安豐潤又深極玄暢玄之致往歲余北上操
舟百里送余抵無錫酌惠山泉始別不惟親：之厚而名
言清勝猶昨日如也予之歸田思得朝夕之士與游于君
指實先屈既而竟蹈長暝違我素心春秋止於二十有四
嗟乎痛哉君善書結體妍美最得古人法余獲君未嘗不
諦觀寶愛嘗書詩二篇寄余不及全為促至歿後檢得之
尤為篤嗜一旦逸去不覺跣足起覓竟亡之念至必惋嘆
不樂君為人溫厚靜默對長老無一剩語居家庭孝慈肫
篤而性氣超邁高寄物表不屑羈繫雖士服庠序實澹然
有山林情為配顧氏郡守顧公德明之女少叅公宗善之

妹家亦三世進士子男一人貞方六歲女一人燭光卜以
弘治九年十月乙酉葬仰天山之原所與遊者祝希哲都
玄敬文徵明唐子畏皆奇士子畏又編其集為之碣文云
銘曰

吳山孔秀斯稟則茂嗟殞之驟惟不年而壽

故承事郎鶴臯錢君暨配闈氏合葬墓誌銘

由太倉州治東四十里其鄉曰新安濱海而沃錢氏自國
初居其地其先世居崑山元季有曰貴者為海運千戶子
孫始徙于茲錢公其六世孫也諱翥字仲舉少孤與弟力
耕起家既而盡讓其產弗居邑舉萬石長俾治鄉賦勤上
公下聲稱益茂會有詔授民輸粟者官遂拜七品秩益承

事即云先是海口無邏兵盜為患其巡司初治唐菑去海
三十里若無所為乃拜疏請移其鄉朝廷行之迄今鎮設
得宜民以無苦者君之功也初君捐腴田作司署而不去
賦額已歲輸如故撫公彭公之幕民為義塚也又先捐焉
未幾輸邊詔下 顧先世素以武顯且其子璞方壯堪報
上而資又中輸遂俾璞應例拜太倉衛指揮僉事君秉性
鯁直不吐剛茹柔鄉人來質平率悅服去以弘治壬戌九
月卒壽七十配闈氏其諱永潔同里族望出也以勤佐君
為家：用克大他凡給賓祭皆中禮慈均覆有鴈鳩之德
焉先君一歲之辛酉秋卒壽六十八君曾祖諱某祖諱某
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其子男益四人長瑞娶沈俱先卒次

璞即揮使娶沈次琅亦卒娶王次璩娶王女二人長歸顧
寅次歸顧啟明孫男五人天爵天祿天與天監天秩而天
爵為州庠生初公以璞為弟後及二子相繼沒而仲宣亦
生子乃命之歸：而欲均報則中作室而並養焉故為兩
家子而其子天與至是亦為瑞後君卒之又明年三月日
乃奉二柩合葬花浦西先塋之原狀來乞銘予雅知揮使
富而好文且公夫婦皆克若彛訓以淑考終在法宜銘故
序而銘之錢氏故相傳為武肅王裔也銘曰

布衣諤：不必在位伊誰之孫倣顯宋世有寵自天若世
而繼振非獨能功半厥配：原田既連海瀕二人之勤
遺業具陳亦有諸孫種學績文理通屈伸其伏百年孰曰

茫昧尚食其先維忠與孝雖邈而報式克蕃昌歸同白首
有峨者丘花浦是保銘以壽之與石同久

故淑人韓氏墓誌銘

蘇州府有指揮使三人而故謝公瑛秉政最久其娶淑人
韓氏則故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雍之女也韓公在先朝
以功名顯方柄用時淑人來歸貴盛赫：而揮使亦疏通
多才獲力於外氏遂以能官顯聞淑人之為婦也自持嚴
重平居不苟越戶閭不輕言笑一時號稱有家法其後韓
公歸自廣卒未幾揮使亦卒無子今揮使表由河間訓導
襲官淑人孀居不愆於禮宗黨莫不稱以為法焉于是今
揮使方以文學飾吏事謝之先烈益振其歲時謁見淑人

必恭必敬用是其時之異而優游以居者又十餘年而卒時弘治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年五十有一以今揮使之次子時獻為嗣三年之喪屬焉女四人長適劉恢次贅馮文貞次贅徐楷次許揚惠皆名族時獻今卜以卒之年十二月十六日奉柩安厝於大茅山之祖塋以銘其請予嘉其孝而知禮為之銘俾刻諸壙銘曰
惟毅則貞婦德之成厥哀有憑不懦以傾二姓並隆莫儷其閔歸終令考式踐中壽官襲仍聞客不絕弔嘉原鬱如祔於使君列山後先渝：其雲嗣者有彥窳盛載芬何以昭之視茲銘文

浙士沈益之妻錢氏墓誌銘

浙西之邑嘉善其士曰東陽沈槩益之謁予於吳下出其室錢氏事狀再拜請銘曰亡妻卒今年夏葬且得卜敢圖銘之於是予閱狀者再則錢氏信賢法宜銘叙曰錢氏諱素貞字子良吳越武肅王二十一世孫本家蘭溪由父嵩而上三葉皆居南潯甫筭歸益之事舅姑克自抑畏屬之事必治退而事其夫事無大小無敢專制善楷書算法解音切涉獵書史書有害道者屏不觀暇必執卷就益之質疑每指名士事謂曰子能然乎家庭相資不啻良友以正德丙寅六月六日卒：時年二十有七女三人長月廉許秀水陶陞次月清又次月昭月昭後兩月亦殤死益之卜以是年十二月甲子葬所居里西北新塋而以月昭祔殤

故來請銘予惟求婦甚於士：累百可得一雋婦累千萬未必得一雋假得矣慧與德不兼有宜益之：悲也益之固良士嘗自稱曰由內子致然其信也夫銘曰
孝以無咎在夫則弼執禮恂：有德而文孰畀之秀又攘其年玄化茫胸理不可詢掩玉琢詞以慰幽寔

故姚碩人周氏墓誌銘

金陵鉅室稱樸庵姚三翁氏翁富而好義名於京師碩人之夫曰用恒甫者實翁從孫故贈後軍都督府經歷宗啟子也宗啟早卒用恒娶於周得碩人焉碩人之先本蘇人兄士英仕為平湖縣：丞故幼而知書其既而歸姚也樸翁實王家政凡群從皆合爨而用恒尤以材被愛姚故以

儉起家：既大賓庖日不絕治具碩人在中饋無廢事蓋姚之良內佐也以正德丙寅五月二十六日卒享年六十有二子一人曰桂娶吳氏孫男一人某孫女三人長許羅大叅從孫某餘並幼用恒卜是年十二月癸丑以柩附葬江寧安德鄉祖塋之次謝子象予友也書來請銘予謂植家 未有不以人者不然不足以大若碩人者其佐理足稱哉遂叙而銘之銘曰

姚有樸翁名聞江東翁有孝婦與夫偕譽婉：柔儀不驕其富既艾而明子孫攸師同德中携光掩於茲石不可爛有如銘詩

其言曰文以明道而道不可不
辨其辭以達意而意不可不
通其法以盡理而理不可不
究其理以窮理而理不可不
究其理以窮理而理不可不

松籌堂集卷之六 終

其言曰文以明道而道不可不
辨其辭以達意而意不可不
通其法以盡理而理不可不
究其理以窮理而理不可不
究其理以窮理而理不可不



